

◎ 寻味日志

一盘红烧肉

生于70后的,小时候对红烧肉情有独钟。焦糖色的红烧肉堆在盘里,油润着浓厚的汤汁,端在木桌上,忙不迭的夹一块搁在米饭上。刚出锅有点烫,小心翼翼咬着,入口绵。米饭泼了油汤,也是红润润的,很香。一碗饭不用催,一会就底朝天。下了凳子,嘴唇四周都是油脂,张大嘴呼吸,被油浸过的咽喉丝丝凉意。很享受的样子,抚摸着撑得鼓鼓的小肚皮,晃到院子里瞅着隔壁的东子吃好没,商量着下午是弹场玻璃球还是拍纸板去。

和妈妈去乡下,村里的姨留着吃饭。方桌擦得黑亮黑亮的,几盘菜在大锅灶里依次翻炒上桌。大粗碗罗列开,都是村头田地的时蔬。最后揭开大锅盖,端上一盘烧好的红烧肉。切了长条很大的一块,足有半两多,不像妈妈烧的重色,麻将大小块。姨顺手夹了一块堆在我碗里,要盖过大半个碗口。“娃多吃点,姨这没好菜!”我低着头,拨拉着半碗米饭,努力将一大块红烧肉吃了,还没抬头,姨又将一大块铺到我碗里。此后,再去姨家,我都要求午饭后再去。

在上海宝山区公差,忙完后下午。友人从余杭打来电话,吆喝着聚,耐不住杭帮菜的勾引,于是不辞辛苦般,穿闵行,过松江,一路奔波到余杭。已是天黑,一桌菜都是美味,大快朵颐。席间一罐端上,黑黝黝,揭开陶盖,油润润枣红方块,肉质酥香,在翠绿的生菜叶衬托下,入口唇齿留香。友人举着杯,“写字的哪有不吃东坡肉?”

前些日子,读一美食文章。说是山村一户,就地取材,用的是山里的黑猪,红烧肉后分了一盏盏粗瓷大碗,用热笼保温。山里山外居然食客络绎不绝,每天卖去几百碗。从此山村一户,走上了红烧肉致富之路。

从东到西,从北到南。地大物博的华夏热土,养育着一辈辈资深食客。将平民红烧肉美食发挥到极致。于是各门派菜系中,都轮番推陈出新,围绕红烧肉选材辅料都十分讲究。葱姜桂皮糖,八角茴香丁香,烧煮炖煎,料酒伺候,不胜枚举。对红烧肉乐此不疲,充分体现广大人民对美食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。

见过大厨烧红烧肉。上好三层五花肉,洗净,切了均匀块,过水,下油煸炒,豆豉八角桂皮入味,姜葱辣椒于是粉墨登场,投了冰糖老抽料酒,放锅闷烧,快出锅了,为了养颜,开始剔除辅料,只剩下吸了料味的红烧肉。再次整齐排列盘中,然后挤在一桌美宴中。

有时过于精致就比较繁琐。

一盘红烧肉,像专业厨房备足辅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日,家里的侄们齐刷刷登门,只为红烧肉而来。哪得配那么多辅料。于是,只是将五花肉切了均匀大小,大半汤锅水,一勺上好的生抽提鲜,再半勺老抽上色,无需放盐。大火烧开,小火慢炖。留作时间,可以躺在沙发里,读一些美食文字,看一场热剧,或者敲上一番键盘。约莫两三小时后,一锅水几乎炖干,生抽鲜汁充分吸收到肉质里,也逼出了五花肉中的油脂。这才将五花肉起锅到瓦罐里,撒了细碎的蒜叶,闷盖提香,五花肉油脂几乎到口即化。

红烧肉端上桌,待返灶上上折回,那盆已是肉去罐空。没过瘾,侄们于是商量着选个日子再来。 文/杨钧

◎ 感慨人生



立秋了

立秋了!

这句话要是用舞台上老生的念白来说,是最有味道的了。

想起了潮剧《潇湘秋雨》中潇湘驿馆崔氏父女相会前奏,在深秋夜雨里,崔父(名老生陈书橱饰)在驿馆那句“深秋了!”之叹,个人觉得,这一句,可敌欧阳子的一整篇《秋声赋》。力道十足,味道十足。当然,深秋与立秋,还是有时间的距离的。北国之秋、潇湘之秋与岭南之秋,物候差异也极大。但人对于自然的感悟,不论时序地域。

物候之变,四时之兴,或在于一时一物,一景一场,一声一息的触景生情,触景伤情,或四时佳景了然于胸,随物赋形,随物赋情,披情入文。对于物候的把握,有主动去把握,去感悟,去节度,也有于被触动中而生发,触外景而生内情。当然,没有孰是孰非之说,只是感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由物而情,再以情入物,以情成文,我以为是中国文学的特征,诗经,楚辞,文赋,唐诗,明清小品,(尤以《浮生六记》),更甚者如晋人的行为艺术。读起来情真意切,发自内心,让人感同身受。倒是汉之大赋,却在此外。

多情自古伤性命。凡用情之深之至,难免伤身伤心。秋天,因为外物的肃杀,凋敝,而引发更多更深沉的伤感,所以,在中

国传统文化中,秋天主司刑罚。所以秋字,是个容易引起情感波动,心生杂念的字眼,也是个颇有斧伐之力的形象代言。

无力催时移世,无心与鸟竞飞,不羡山之高,不临渊之深。自然之秋,抑或人世之秋,重在于品悟,在于品鉴,在于怡情,在于养性。相忘于江湖,相守于庭院,做一条天井里的鱼,或许是秋天里最理想的生活方式。 文/吴望

◎ 城市笔记

同病相怜

楼道里,迎面撞上一同事,刚要说早,对方一闭眼一皱眉一跺脚,一串喷嚏,喷薄而出……“你也鼻炎?”眼泪一把鼻涕一把,她已无力说话,只使劲点了点头,回了一个哀怨的小眼神。

眼下的呼和浩特,大致分成两种人——鼻炎患者和疑似鼻炎患者。虽然没有权威部门的权威数据作为支持,但保守估计,这座城市有30%的人患有鼻炎。资料显示,我国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在12%~15%(这是2016年的数据)。加之,鼻炎顽固,不易根治,这个数字预计会进一步扩大。

我不危言耸听!

只要愿意,公司里马路上随便哪儿你都可以做一次随机抽样调查。比如,我们办公室,5人当中就有俩鼻炎患者。其中一位长达10多年的老鼻炎。他讲,一次去政府大楼办事,一妖娆女子打他身边飘过,香风扑鼻,香的不同凡响,瞬间刺激到他脆弱的鼻粘膜,他地动山摇一连打了13个喷嚏,打到最后自己好怕怕,赶紧扶住脑门子……

另一位鼻炎患者自然是本宝。这是2015年台湾之行给我的重大纪念。夏天,宝岛火热,室外一律30大几度,而室内寒气逼人。酒店领班一律西服笔挺,领带扎紧,白衬衣从领口到袖口每一粒扣子都系的一丝不苟——难怪空调要打到18摄氏度,而我们围着披肩还瑟瑟发抖。回来以后,以为自己感冒了,打喷嚏、流鼻涕……吃药也不见好。去医院,医生只问了一个问题,眼睛痒吗?痒,钻心的痒!过敏性鼻炎!于是,三生有幸,赶上一回时髦,加入鼻炎大军,发现同病相怜的人好多好多……

只有同病相怜,才能感同身受,真切理解,所谓白天不懂夜的黑。

一病友劝我出门一定要戴口罩,隔绝过敏原!说话间,他拎出一大袋子,满满的各式装备,光口罩就二三十个,材质不同,形状各异,大小有别,其间有个特大号的,那简直就是对付生化武器专用的防毒面具,甚为惊悚!他笑说,它们见证了一个鼻

炎患者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。

有专家说,内蒙古鼻炎患者增多,是蒿草惹得祸。据说这是专家潜心研究30年得出的结论。专家说:“蒿属植物是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过敏原,是有依据的。根据对植被数据测试实验显示,通过自由降落,24小时之内沉降在花粉曝片中的花粉,在显微镜下,每100个花粉中,就有80%的蒿属花粉颗粒。最高的时候,花粉曝片中能达到3000多个花粉,80%都是属于蒿属花粉。测试显示,蒿属植物的确是八九月份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主要过敏原。”专业术语一摆,不明觉厉。蒿子这种植物几万年以前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了。它是这块土地的土著,甚至早于人类。从前,它们与人类和平共处,相安无事,这是大自然的智慧之选。为啥偏偏近些年开始和我们过不去?

“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。”这是顾城的诗。在这里,我想稍加改造: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它们站着不说话,就已经中枪。

还有人说,现在的人缺乏锻炼,免疫力低下,易患鼻炎。我也不太赞同,身边的运动健将,甚至是专业运动员也未能幸免,难道他们也缺乏锻炼?

一个人的鼻炎不是问题,但一城人的鼻炎就是问题,是一个关乎社会安全的大问题。所以,鼻炎没那么简单,跟空气、水质、食物、植被、个人体质…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,是现代都市病的集中体现。我认为,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如果单纯从蒿子头上找原因,各部门心安理得等着蒿子自生自灭。这就严重跑偏了吧!

其实,文章开头只想随意写写,分散分散鼻炎的苦痛,结尾处却忽感沉重,忧国忧民起来。各位看官,若有更好的点子更新的观点,不吝赐教哦! 文/晓禾

◎ 云淡风轻

动车上的美食客

坐高铁,邻座一位资深美女,在冲挂耳咖啡。车上茶炉间的一次性纸杯,杯沿上捏出一个尖尖的角,滚滚的热水飘着袅袅的雾气,由此涓涓而下,咖啡的香气随之汹涌地扑面而来。我忍不住悄悄侧目,看看咖啡,再看看她——不再年轻的一张脸,斑点和皱纹都很明显。可是神态和顺安宁,平白便生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

她轻轻捏着纸杯,全神贯注地往咖啡的挂袋里注水,一滴一滴,凝神静气,仿佛天大地大的事。像经过了周密的测算一样,整个冲泡和饮用过程几乎是匀速地平铺直叙、不急不缓,半小

时后车到天津站,那杯咖啡刚好喝完。

我于是想起有一回也是坐动车,从上海回北京,围观车上的一个“老克勒”吃蟹。全套的一次性拆蟹工具,阵仗齐整地一字排开。分割、钩探,做手工一样地精雕细琢。天长地久地终于把一只蟹吃完,仿佛还回味无穷,又或者是对自己的技艺也颇为赏识,把那只蟹的残骸遗骨摆弄了几下又拼起来,蟹的样貌依稀可辨。

他一路上专注此道,很少分心,偶尔周全地敷衍下邻座或过路人的搭讪,几句吴侬软语,说得也是蟹肉般滑嫩弹牙、鲜美多汁,随即继续全情投入,如入无人之境。那样细碎的一点点蟹肉,论滋味,其实也寡淡。可是他的整个状态惬意而享受,让人觉得把时间花在这上头,也蛮得其所哉。

也见过吃得劲爆爽快、酣畅淋漓的,比如有一次去大连,对座的姑娘吃“麻小”。呼啦一下抖开外卖袋里随配的一次性桌布,拆包装、戴手套……极健脾胃的仪式感。锡纸盒一打开,麻辣小龙虾那极富攻击性的诱惑味道揭竿而起。那是在极冷的腊月里,姑娘光腿穿着丝袜和过膝靴,羊绒衫也只有七分袖,火力壮得简直青春逼人。

她娴熟地把虾头拧掉,虾身横在双手一捏,硬脆的虾壳便乖乖地裂开一条直缝,再从虾腹的部位顺着虾壳边缘“咔嚓”一掰,整条虾肉就轻而易举地抽出来了。挑去虾线,蘸一点红艳油亮的汤汁,送进跟虾壳几乎同色号的红唇里——油汪汪、红润润的小嘴唇,恰好跟麻辣虾尾一样的明艳泼辣撩人。我忍不住想:这么鲜活好看的样貌,这么率性本真的吃相,跟这一盒红得狂野的小龙虾,当真是绝配:有一点魅惑,又毫无邪气,仿佛灵与肉可以和谐同步,轻快地欢呼跳跃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食客与食物之间,可以那样彼此映衬,也彼此成全。

活在仓皇局促的大都市,在生活飞快的节奏之外,在众人眼角的余光里,毫无粉饰、心无旁骛地安然享受一份美食,这简单的快乐对于一个成年人,其实并不容易——它不独是人间有味的清欢,也是那一刻的“一念放下,万般自在”。 文/阿简

【心窗】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0471-6635311

Email:fbxbyws@163.com